

# 一花开遍古城香

□ 时培京

台儿庄古城是一阙格律诗，规格与音韵是“留古、复古、承古”。于是，“桂香古意地铺开”。桂花按照唐诗《乌鸣涧》标准开放，“人闲桂花落”。春山的桂花“惊山鸟”，古城的桂花于幽僻处落落大方，不易察觉时嫣然来临，恰似《西厢记》的崔莺莺碎步赏月。

金风桂花一相逢，古城平添黄金甲。金风催黄了万家大院的银杏树，催黄了“王德兴”老字号木匾，催黄了铸铁鏊子烙的大煎饼，催黄了月亮，催黄了月饼，催黄了月河的双黄蛋，催黄了许许多多人迫不及待的访期。归期未定，只因花谢无期。

古城桂花笼络了一年四季的风。春天的和风，夏天的薰风，秋天的金风，冬天的朔风。桂花淡雅清香像和风，一如素绢上的侍女。馥郁浓烈的为熏风，却没有《红楼梦》里的夏桂花的飞扬跋扈。金秋时节，开的正好的是桂花，古城中，金黄色的花儿居多。那让风景“不高兴”的朔

风，早早于桂花三尺之外，等候十一月卷走一地黄色的“小星星”。

一个院落有两株桂花就够了，但关帝庙戏台后的桂花，好像种遍了全院。“惊梦楼”戏台上京剧小旦倏忽间停顿，看了一眼桂花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想来，桂花的前世必是一位粉墨登场的小旦，今生为再听一次京剧，特意来古城。也是倏忽间，小旦略作停顿，重新唱起，比起平日里，竟有许多缠绕不过来的愁肠离绪。桂花影动，一股股浓郁袭向戏台，唱着的醉了，听着迷了，我们的古城香了。

关帝庙门前的榕树花不及它的香，打起粉白相间的“扇子”遮住。槐花在春夏比不过桂花，四季佳品的“月月桂”、“日香桂”、“大叶佛顶珠”把美好的“月日”穿成一年四季的祝愿，祝你月月日日有佛祖保佑。

小巷有一株桂花就够了，风顺顺畅畅，香畅畅顺顺，不留下分毫于待嫁的箱底。有时停留在

太平巷中招幌，有时在姜桥巷口招手，有时在复兴广场的铜像前缭绕。大街上，千米长的大衙门街有三株桂花就够了，三点成一线，射出夺人魂魄之魅，带得一城馥郁，漾得汪塘秋波涟涟，月河生香。

要去明德门，路过天齐庙、泰山行宫，先从市楼经过，桂香用鼻子寻觅。天齐庙两旁没有桂花，泰山行宫是香火的气息，桂香从明德门发出，原是一株像灌木搬矮小不易发现的桂花。闻香读文为一大雅事，“明心明智明大道”，那一句尚不及看，便闭上眼。

顺河街桂花多是四瓣，小巧而琐碎，是长在树上的句号，谨慎地开着；是月河里簇拥在一起的小鱼，见到食物就游动了。它低调地开在枝桠的“腋窝”，并不像国槐花开在枝头。散开的“礼花”仿佛为它的默默无闻点赞。

这一处那一处，像夜幕上逐渐点齐的星星，像人海之中所有眼眸散聚的人影，像星星散入碧

绿的树丛，像燃烧黄色火焰的绿树，像清芬的茉莉花，在古城这只四百多年历史的茶杯中浸泡。

我愿意来古城。工作之时电脑对人眼，眼花缭乱，太阳穴殷殷肿痛。妻子告诉我，古城的桂花开的正好。空气里有的是透明的镇静剂，我沉浸其中；在古城，它催化我们的才思，过滤我们的烦恼。这是桂花精油的功效。

古城是盛放精油的瓶子，飞彩檐角是得意的商标，“古城旧志”门是古色古香的瓶塞。提炼桂花精油的过程是这样的：运河水面升腾水汽的滋润，青砖遮蔽下的阴凉庇护，关帝庙大殿定琉璃瓦的颜色渗入，鸟儿柔媚的叫声，糅合萃取古意盎然的空气，汲取极富负离子的氧，撒入古城浓厚的文化底蕴，揉搓、沉淀、发酵、析取，一瓶二平方公里的桂花精油在人与自然的沟通呵护下诞生。

八月桂花香，馥郁浸古城。其实，古城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桂花精油瓶。

# 秋菊

□ 龚安明

从诗经和唐诗宋词中  
流淌至今的赞誉  
是对一种风骨的美慕  
根植于骨子里的信念  
让你把冷暖看淡  
坚持自己的生命轨迹  
始终不变

面对北风的围剿  
在百花行进的路上  
勇于断后  
书写亘古不变的风范  
一朵朵小花  
在风霜中抱团取暖  
不飘不散  
挫折中从容向前  
气度非凡

一片片金黄  
冷风中毅然绽放  
像一个活力饱满的面庞  
在沉沦的季节  
为尘世歌唱

# 三晋行吟

□ 侯铭

## 赴三晋赠友

苍山别我远，近水泛秋光。  
万里离君去，乘风上太行。

## 过武乡

云中望太行，万载叹沧桑。  
霸业思石勒，今夫过武乡。

## 游平遥

晋地人文古，长垣碧宇高。  
孤游何寂寞，烟翠锁平遥。

## 于三晋寄友

碧野千山远，浮云万里空。  
诗歌风雅事，寄语话别情。

## 别山西归山东

人逐青峰远，一日过山西。  
送我黄河水，滔滔不忍离。

# 静静的沙河

□ 谢长会

一样雄纠纠、气昂昂。一小时之后，来到了两岸绿树成荫的沙河，老师下令解散队伍自由活动。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向四周散去；有的去捡贝壳，有的拾石子，有的脱下鞋子到水中去抓鱼。望着清清的河水，我不由自主地坐在河边沙滩上，偶尔可看到小鱼在水中穿梭，我好像进入了梦乡，将自己融化在这大自然里。不觉中半小时过去了，老师招呼我们开始往各自带的书包中装河边较干的沙，每人装大约3至5斤，自己能背的动就行，接着排好队向学校方向返回。我们将带来的沙全部倒入学校操场的沙坑中，沙坑是上体育课时的一个场地。

背沙之行后，沙河让我们难以忘怀。一天，我和同班几个男同学商量着放学后去沙河游泳。其实我们当时都不会游泳。来到河边，脱下衣服慢

慢下到清清的河水中，脚下踩着细沙，河水还有点凉意，较深的地方也只是齐肩，感觉太适合在这里学习游泳了！

经过一个夏季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沙河游一会儿。学会了不太标准的游泳姿势，在水中的胆子也变大了，身体不用着地也可在水中待上十几分钟，并且敢去深水中去游一会儿。

秋季之后，我转学去了外地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一直没有机会再来这条沙河看看。

前几天，我带着回忆和困惑再次来到那条沙河，上次看到的臭水沟似乎没了踪影。河水清澈起来泛着绿影，水中还有鱼儿游来游去。儿时记忆中的影像不是越来越远，好像越来越来近。是的，历史会重演，只是每次保留的有所不同。

# 花开声音

□ 闫吉文

朗诵的声音  
音乐的声音  
微笑的声音  
侧耳听 都是花开声音  
花 开自桃腮 香自芳心

旗袍的色彩  
灯光的色彩  
佳丽的色彩  
凝目看  
都是文化的色彩  
文 以文载道 道以道传文  
……

时光的古旧  
石坊的古旧  
回忆的古旧  
用心想  
都是传统的古旧  
传 传承久远 古风悠香  
……

# 寻

□ 张运祥

因父母早已不在人世，老家也多年不曾回去。近日想家的思绪无法排解，便在一个周日，乘BRT快速公交到镇驻地，然后再花10余元打车，回到了地处山亭、薛城、滕州交界处的小山村——我的老家。

在家务农的哥嫂及因病自学成医的三弟早已脱贫，他们各自的住宅，在村中还算可以。嫂子拿出看家本事，炒了几个久违的菜肴，三弟提来平时舍不得喝的老酒，三个家庭的部分成员，难得地聚了一顿大餐。

饭后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老宅。立于宅前，心中一阵酸楚：曾经的老宅，现仅剩残垣断壁，再也看不到儿时的景象了。爷爷多年前亲手栽下的老石榴树也已奄奄一息，想当年，每逢中秋节，我们全家人都会围坐在院子里，边赏月边品尝着它奉献给全家的甜石榴，甜石榴为当时买不起水果的我们带来了欢乐和甜蜜。而今，人去树还在，但它已步入耄耋之年，苍老的枝干上，还有几个嫩枝在顽强地生长着。

听哥嫂说，这棵老石榴树已有十多年不结果了。我抚摸了下老树干，几片枯树皮随即落到了地上，发出些许响声，好似欢迎我的到来。

老宅面对大门的两间西房，是我结婚时的新房。确切地说，那是我父母成亲时，爷爷给盖的，它先后又成为哥哥和我的新房，现在却仅存墙根的几块大石头了。这房子是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的“保护伞”，虽然那个年代家境十分贫寒，可父母在世时，我们一旦回到这里，它便充满了生机、洋溢着欢乐。在这里，我们都曾因不听话挨过父母的训斥和打骂，但更多地是坐在他们的周围谈天说地。逢年过节，老父亲还会为我们讲评书，表演皮影戏（又称挑皮子）。最令人难忘的是过年时向父亲讨压岁钱时的“幸福时刻”。

跨出四周早已坍塌的院墙，我又到周围“邻居”家串门。虽说“串门”，但终未见到一个人，因为所有的人家都已搬到村东那片靠近水源且平整的肥田沃

土上扎根去了，这使原来的村子扩大了2—3倍，撒下了这一百多个空宅子。

在老宅里，在老村里，我极力找寻着远去的童年。老宅子南北长达300多米的大街，曾是小燕子超低空飞行的天堂、父老乡亲祭祀天地的神堂、村民们餐后聚首的会堂。而今已人走街空，再加上数十年的风雨侵蚀，它再没有了昔日的热闹。展现给人们的是裸露的岩石，恰似一位平躺在那里瘦骨嶙峋的老人，早已被人遗忘，再也无人问津。

站在老村西边的半山坡上，放眼东望，近处一个个空院，满目苍夷，而村东的新村，却是楼房林立，树木茂盛，奏响了改革开放后新农村的交响曲。我还看到：老祖宗们在数百年前择村而居时，选的是半山腰，为的是多留下些可供子孙后代耕作的吃粮田。现如今，曾供村民们休养生息数百年的肥沃土地上，已被崭新的小康房覆盖。我的心中油然而起无限的惆怅：再过几十年，现今人均少得可怜良田必将

